

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56

白朴戏曲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本丛书编委会

主 编:王克俭

副 主 编:邓先明

编写人员: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
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

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

策 划: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目 录

- 白朴小传..... (1)
- 〔仙吕〕寄生草·饮 (长醉后方何碍) ... (3)
- 〔仙吕〕醉中天·佳人脸上黑痣 (疑是杨妃在)
..... (5)
- 〔中吕〕阳春曲·知几 (知荣知辱牢缄口) ...
..... (8)
- 〔中吕〕阳春曲·知几 (张良辞汉全身计) ...
..... (10)
- 〔中吕〕阳春曲·题情 (轻拈斑管书心事) ...
..... (13)
- 〔中吕〕阳春曲·题情 (从来好事天生俭) ...
..... (15)
- 〔越调〕天净沙·春 (春山暖日和风)
..... (18)
- 〔越调〕天净沙·夏 (云收雨过波添)
..... (20)
- 〔越调〕天净沙·秋 (孤村落日残霞)
..... (22)

- 〔越调〕天净沙·冬（一声画角谯门）…（24）
- 〔双调〕驻马听·吹、弹、歌、舞……（27）
- 〔双调〕沉醉东风·渔夫（黄芦岸白蘋渡口）
……（30）
- 〔双调〕庆东原（忘忧草）……（33）
- 〔双调〕得胜乐（独自走）……（36）
- 〔双调〕得胜乐（红日晚）……（37）
- 〔大石调〕青杏子·咏雪……（39）
- 〔双调〕乔木查·对景……（43）
- 裴少俊墙头马上（第一、三折）……（49）
-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（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折）
……（58）
- 董秀英花月东墙记（第一折）……（85）
- 韩翠颦御水流红叶（第三折）……（91）

白朴小传

白朴(1226~1306后)字仁甫、太素,号兰谷先生。隰州(今山西河曲)人。后居真定(今河北正定)。父白华为金枢密院判官。金亡时尚年幼,因其母为蒙古军所掠,遂得元好问救助,幸免于难。入元后,不肯出仕,浪迹山水。曾一度寓居金陵(今江苏南京),晚年仍归北方。杂剧、散曲作品以绮丽婉约见长。与关汉卿、马致远、郑光祖并称“元曲四大家”。所作杂剧今知有16种。现存《墙头马上》、《梧桐雨》、《东墙记》3种,皆描写爱情。《流红叶》、《箭射双雕》2种,各存曲

词一折。另有词集《天籁集》。清初杨友敬掇拾白氏散曲附于集后，名《摭遗》，有小令 37 首，套数四套。

〔仙吕〕寄生草

饮

长醉后方何碍，不醒时有甚思。糟腌两个功名字，醅滄千古兴亡事，曲埋万丈虹霓志。不达时皆笑屈原非，但知音尽说陶潜是。

郑振铎在《中国俗文学史》中说这首小令是“强为旷达”之作。它以《饮》为题，而在多方歌颂酒乡的背后实寓藏着对现实的全面否定。为理解它的前两句，不妨借孟郊《赠崔纯亮》诗中“出门即有碍，谁谓天地宽”两句来说明作者所处的大环境；也不妨借马致远《汉宫秋》杂剧中“不思量，除是铁心肠，铁心肠，也愁泪滴千行”几句来说明作者对身经目击之事所怀的内心苦痛。这就使他在曲的一开头就表示宁愿长醉不醒。在他看来，只有长醉，方可无碍；只有不醒，才能无思。当然，这只是无可奈何的愤激之词。人不可能长醉不醒，其实是既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也无法不思量的。曲的中间三句也是愤激之词。作者何尝忘却个人功名，何尝不关

心国家兴亡，又何尝要否定凌云壮志。其所以要把这一切掩埋在酒乡之中，只因他既背负着沉重的国恨家仇，不愿出仕新朝，而在那样一个政治环境中本来也不可能取得什么功名；同时他已身为亡国之民，又不能投身于抗元斗争之中，自觉已无资格关心兴亡大事，而在当时，对他、对多数士人来说，纵有壮志，也难以实现。这都是时代使然，真个旷达，本可淡然置之。曲里还要提到这些，还要借助于酒去排除这些，正说明其未能忘情，实难遣此，只是“强为旷达”。最后，这首曲的结束两句讥笑了自沉于汨罗的屈原，赞美了深知饮酒乐趣的陶潜。其实，作者也未必不同情那位“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”（《卜居》）的屈原的处境之苦；而作为陶潜的知音，当然也知其弃官归田，“忽与一觞酒，日夕欢相持”（《饮酒二十首》之一），是“欲有为而不能者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。

从写法看，这首小令紧扣曲题，句句都就饮酒构思遣辞。它以“长醉”开端，继写“不醒”，中间作扇面对的三句则以“糟腌”、“酩酊”、“曲埋”巧妙地使其与饮酒挂钩，最后则树立了有关饮酒的一反一正的两个形象。其所肯定的陶潜，因“公田之利足以为酒”（《归去来兮辞序》）而就彭泽令，弃官归田后“偶有名酒无夕不饮”（《饮酒诗序》），并写了大量饮酒诗；这当然是本题中应提到的人物。其所讥笑的屈原，本与饮酒无关，但因屈原在《渔父》辞中曾以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自喻其为世

所遣的苦闷，而又不听从渔父所提出的“众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醪”的劝告，这里就以喻为真，把他作为陶潜的对立面来写，也还是不离题的。但是，萧统曾在《陶渊明集序》中指出：“有疑陶渊明诗篇有酒。吾观其意不在酒，亦寄酒为迹焉。”白朴的这首小令在写法上句句不离饮酒，其实也是“意不在酒”，不过是借题发挥以抒写其身世之恨、家国之痛，以表达其对现实的极端不满而已。

〔仙吕〕醉中天

佳人脸上黑痣

疑是杨妃在，怎脱马嵬灾？曾与明皇捧砚来。
美脸风流杀。叵奈挥毫李白，觑着娇态，洒松烟
点破桃腮。

这首小令的题目在诗词里很少见。用这样的题目来写美人，很容易堕入恶道，写得庸俗轻薄，但这首小令却写得生动活泼，逸趣横生，充分体现出散曲的艺术特

色。

小令里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，一个是杨妃，一个是李白。

杨妃，即杨贵妃。她是唐明皇的宠妃，是古代著名的美人之一。明皇晚年昏庸，重用了奸臣李林甫和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，政治腐败，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。天宝十五载（756）六月，叛军攻陷潼关，长安危急，明皇带着杨贵妃等仓惶出奔，走到马嵬驿（在今陕西兴平县西），“六军不发”，万般无奈，只得令大太监高力士把贵妃拉走，勒死在佛堂内。这件事，文献上是有明确记载的。又据文献记载，天宝初年李太白应召到长安后，曾被召进宫内，在沉香亭畔当着明皇和贵妃的面写成了《清平调》三首。这些历史资料在一般情况下，是任何人也不会把它们和佳人脸上的黑痣联系起来。然而作却能够通过奇特的构思，精巧的创造，构成了一幅形象鲜明的画面，显出了佳人脸上的黑痣的美。

“疑是杨妃在，怎脱马嵬灾？”冲口而出，怀疑这位佳人是杨妃再现，她是怎样逃脱马嵬驿的灾难呢？首先用两句惊异语起头，突出这位佳人之美，确属惊人之笔，当得起乔孟符所说的“凤头”。但这位佳人脸上的黑痣，和杨贵妃有什么关系呢？且看作者下边的安排：“曾与明皇捧砚来。”对这句曲子不能作字面上的理解，否则就说不过去。唐官里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，明皇如果要写字、写文章，还用得着贵妃为他捧砚吗？据记载，李太白在

御前挥毫时，贵妃曾为之捧砚，高力士曾为之脱靴（见《合璧事类》），所以这句曲词本来应该作“曾为李白捧砚来”，但因李太白是奉明皇之命写歌词的，所以换个说法，它的实际意思是曾代替唐明皇捧砚，供李白挥毫，这样就使得皇帝和皇妃世俗化，平民化了，这是非常巧妙的安排。“美脸风流杀”，这还用说吗？“回头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”这么一位绝代美人捧着砚台在旁边侍候着，李太白不觉看出了神，饱蘸浓黑，笔头一歪，向她的脸上挥去，“觑着娇态，洒松烟点破桃腮。”黑痣出现了！容华绝代的美人的粉面上长着一颗才华盖世的诗人点染而成的黑痣，相互映衬，益增娇态，恐怕是古今罕有的了。这种石破天惊之笔，反映出作者富艳的才情。

采用想象与夸张的艺术手法，以一个故事形式来表现某一种事物，这在诗词中亦时有所见。例如苏东坡有一首《杨康功有石如醉道士为赋此诗》，就虚构了一个神话故事，说楚山有个狡黠的老猿，变成了道士模样，跑到茅山华阳洞偷酒吃，被茅君抓住囚禁在山岩间，三年之后，变成了一块石头——这就是醉道士石的来历。白朴这首小令在表现手法上，和苏诗有点类似，尽管苏东坡所用的是虚构的故事，白朴所用的是历史故事，但均巧妙地运用了想象与夸张的艺术手法。试想，李太白竟敢对贵妃望呆，并且还用笔向她的脸上挥洒，这在实际生活中是决不可能的。对此，熟悉当时君臣大礼的白朴不会不知道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，因为“平视”了魏

文帝甄皇后一眼，受到了严厉的处分，这是历史上真实的故事。李太白不管多大胆，多放纵，也不敢对贵妃动手，然而唯其作如此想象与夸张，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才更具魅力。否则，这块黑痣怎么会这般富有诗意呢？

〔中吕〕阳春曲

知 几

知荣知辱牢缄口，谁是谁非暗点头。诗书丛里且淹留。闲袖手，贫煞也风流。

这一首〔阳春曲〕表现了白朴的生活态度和处世观念。题目“知几”，意为应有先见之明，知变之几微。《易·系辞下》云：“子曰：知其神乎，几者，动之微，吉之先见者也。”

小令劈首一联对偶。“知荣知辱”，出于老庄思想。《老子》云：“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于璞。”说知荣耀而安守卑辱，甘愿作空然无物的川谷者，才是“常德”，才能反璞归真。白朴在他的散曲里，并不是重复祖宗“知荣守辱”的遗训，而说

自己知其何者为荣、何者为辱，却缄默不语，不愿道破。“谁是谁非”句意几同；并不是不辨是非，只是不愿明说，不愿表态而已。“诗书丛里且淹留，”表现了白朴的主要生活内容：读书写诗，与诗书作伴，在诗书丛里讨生活。在白朴的词曲作品中，颇有些描写与赞颂自己诗酒生涯的篇章，如“对诗书满架，子孙可教；琴樽一室，亲旧相欢”（〔沁园春〕），“绣衣来就论文饮，随意割鸡炊黍。”（〔摸鱼子〕）还有同调问题的另一首散曲：“不因酒困因诗困，常被吟魂恼断魂。四时风月一闲身。无用人，诗酒乐天真。”等等。本曲最后一句的意思是：空闲之时还是袖手为好，安贫乐命，名士自风流。苏轼〔沁园春〕词有“袖手何妨闲处看”句，元好问〔阮郎归〕词有“诗家贫煞也风流”句，白朴化用他们的词句入曲，亦继承了他们的处世态度和孤傲清高的气质。

白朴之所以持有这等明哲保身的世界观和处世方法，一方面，与“似箭穿着雁口，没个人敢咳嗽”的元代社会现实有关，另一方面，亦是他复杂多变的遭际身世的产物。他七岁遭战乱，“仓皇失母”，随元好问寄居聊城；四年后回到父亲身边，父亲白华已由原金朝枢密院判，始而投宋，再而投蒙古，所谓的臣节尽丧，不齿于士林，也不讨好于新朝，自谴自责，精神负担极重。这给予正在成长中的白朴，当是个深刻的刺激，并直接影响他对自己生活道路的选择。父辈的先“荣”后“辱”，促使他看破荣辱，超然于荣辱之外；新旧朝代交替的是

非曲直，成王败寇，被压抑的民族自尊心等等，更把他逼向逃离是非之地的道路。他甘愿过贫寒的日子，也不再步父亲的后尘，尽管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，令其“习进士业”，白朴却一辈子没迈进过官场。虽每每有人推荐，但都被他婉言谢绝。上引的〔沁园春〕词，正是为了推辞这样的一次荐举而作。

综观元代知识界，持这种不乐仕进、无是无非、鄙薄功名、颂扬归隐的思想倾向和处世态度的，远不只是白朴一人。与白朴同时的关汉卿、马致远，稍后的贯云石、张可久等，都有大量同样主题的作品留存。故白朴的远官场而近贫民的生活态度与生活道路，亦可看作是一代之风气。

〔中吕〕阳春曲

知 几

张良辞汉全身计，范蠡归湖远害机。乐山乐水总相宜，君细推，今古几人知。

白朴的〔阳春曲〕《知几》一共是四首，这种把声调

格律完全相同的曲词重复填写，在元散曲小令中称“重头”。这组曲子前三首，极力描写了作者缄口免祸、纵情诗酒的生活态度。这第四首，可以说是回答为什么采取如此生活态度的缘由。

“张良辞汉全身计”，张良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的功臣，但大功告成以后他便隐退了，据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记载，甚至“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（传说中的神仙）游耳。”“范蠡归湖远害机”，范蠡，是帮助越王勾践灭吴的谋臣，吴灭后，他辞去封爵，泛舟五湖（见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）。作者举出两个历史人物，说明他们是“知几”的，意即识时务者，能预知事之几微。所以采取措施，功成身退，目的是“全身”“远害”。这两句看似寻常的句子，其中却包孕着无比丰富的历史内涵。在封建社会里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极其残酷、极其虚伪的。君臣之间，打天下时尚可共患难；而平定天下以后，便不能共安乐了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云：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”概括了封建帝王忘恩负义、乱杀功臣这一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。李白也在诗里说过：“功成身不退，自古多愆由！”（《古风》）白朴在这里仅仅是总结历史经验吗？否！在元代，统治阶级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本来就十分严重，官场险恶的恐惧感几成士人的普遍心理。加上白朴自幼经历丧乱，流离颠沛，于是终身郁郁不乐，放浪形骸，元统一后，“徙家金陵，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，日以诗酒优

游，用是雅志，以忘天下，诗词篇翰，在在有之”（明孙大雅《天籁集序》）。然而，白朴并未彻底忘却世事，这种“全身”、“远害”、明哲保身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从曲词中亦可反推此理，“功成身退”，首先是“功成”，然后才“身退”。因此，所谓“乐山乐水总相宜”，作者不是真乐，而是无可奈何的苦乐，因为他“知荣知辱”，了解“谁是谁非”，但只有“牢缄口”、“暗点头”（第一首），有如《国语·邵公谏弭谤》中“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”。最后，作者感叹到：“君细推，今古几人知。”“细推”，即细细推求、追究。“今古几人知”，语极深沉，既包含了对历史的反思，对现实的警醒，也透露出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何以“栖迟衡门，视荣利蔑如”（《白兰谷天籁集序》）的难言心曲。

这首小令以议论入曲，上下千年，纵横古今，融深沉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现实感受为一体，读来冷峻深邃，发人深省。当然，这种“全身”“远害”的处世哲学历来被评为消极情绪，但对于那些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奔竞者之辈却也是一副有效的清凉剂，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封建社会弊端之一斑，而且也可以窥见元代士人复杂的心态。

〔中吕〕阳春曲

题 情

轻拈斑管书心事，细折银笺写恨词。可怜不惯害相思。则被你个肯字儿，迤逗我许多时。

白朴散曲中这一组名曰“题情”、调寄〔中吕·阳春曲〕的小令共有六首。他们是互有关联而又能独立成篇的作品。若细分，前三首可题作“相思”，后三首则“相会”。本曲是六首中的第一首。欣赏这首小令时，最好能通读其他各首。

相思，这在文学作品中，特别是在抒情诗体中，可谓是“永恒的主题”了。且看这首小曲的抒情主人公是怎样相思的：

“轻拈斑管书心事，细折银笺写恨词。”女主人公将银白色的信笺细细折来，然后轻拈有着美丽斑纹的毛笔，打算一字字一行行地抒写自己的心事。她用蝇头小楷缓缓写着。她欲“说尽心中无限事”。而密密排列在银笺细格里的“心事”，只须一词便可概括：离恨。小令至此为